





八卦取象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  
艮爲狗兌爲羊



孔氏曰天行健故爲馬地任重而順故爲牛震動象龍  
動物巽主號令雞能知時坎主水瀆豕處污濕離爲文  
明雉有文章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兌說也羊  
順從之畜括蒼龔氏曰馬行不息者也牛順以載者也  
龍者性動而善變自潛以至於飛也雞羽屬也而不能  
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也豕則性趨下而卑



汚雉則文明而介潔剛而善禦柔而附人者狗也狠而善觸銳而不能害人者羊也此遠取諸物也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徐彥章說本義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不得如坤爲牛遍求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頤之龜又虎視更說不得又曰易象也須有此

理但恁地零零碎碎去牽合傳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臨川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於前足動於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隞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



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說草而中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平菴項氏曰造化權輿云馬乾象故蹄圜牛坤象故蹄折南軒張氏曰豕主污濕其性趨下故坎爲豕雉性耿介而外文明故離爲雉艮爲狗言其止於人而能止人也雲峰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體變爻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

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無非易也又豈特以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於大畜乾爻稱焉大壯以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於說卦則多不通矣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孔氏曰首尊而在上腹包藏含容足能動用股隨於足巽順之謂北方之卦主聽南方之卦主視手能指持其物西方之卦主言語龔氏曰其外圓諸陽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寬衆陰之所藏者腹也足則在下而善動股則在上而善隨耳則內陽而聰目則外陽而明在下而指者手也在外而訖者口也此近取諸身也萬物皆出於一道雖大小不同而皆具道之形容有一身而具八卦

者人是也有一物而具一卦者八物是也伏犧所以俯仰觀遠近取然後作八卦者亦以無物而非道也或問艮何以爲手朱子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畧恁地建安丘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聽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後又曰正陽動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手上而足下也巽陰兩開于下爲股兌陰兩拆于上爲口口上而股下也平菴項氏曰足動



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  
澤通氣也漢上朱氏曰人之經脉十有二其六動於足  
其六動於手動於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於手者艮  
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坎  
爲耳陽陷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陽也精  
脫腎水竭則稿離爲目陰麗乎陽也陽中有陰故肉白  
陰中有陽故精黑精竭者目盲離火無所麗也離爲目  
寐者神棲於心其日晏乎寤者神見於目其日出乎故  
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寤者形開乾之闔也一闔一闢目

瞑耳聽唯善用者能達耳目於外唯善養者能反耳目  
於內也雲峯胡氏曰八卦近取諸身如此要之一身之  
中無非易也又豈特此八者爲然也哉息齋余氏曰八  
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  
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  
於下爲動手持於上爲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  
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  
二長二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雞者飛之走各以序  
對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龔氏曰積諸陽而成者天也運而無所積者圜也君則首出庶物父則萬物資始粹而不雜爲玉剛而能變爲金其位西北秋冬之交其氣嚴凝而爲寒積寒而爲冰其卦四月也故爲大赤其性健而善爲良久而不息爲老其形確然爲瘠其色有中有正爲駁剛實在上而不剝於陰者木果也八卦類萬物之情其情不可勝言者則觸類而長之故乾爲君則坤爲臣乾爲圜則坤爲方巽

爲曲直離爲銳坤爲吝嗇爲均則乾爲施爲平乾爲寒則巽爲暑坤爲涼艮爲濕也胡氏曰天剛健圜周萬物君父尊嚴大赤老陽之色木果老而實爲生之本孔氏曰動轉爲圜駁馬有牙能食虎豹取其至健果實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良馬行健而善老久而瘠其甚者也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爲天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爲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禽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



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用之本義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水荀爽有集九家易解十卷節齋蔡氏曰積陽爲天陽體動爲圓尊而在上爲君圓而在上爲木果沙隨程氏曰爲園天之體也爲君居上而覆下也爲玉德粹也爲金堅剛也爲寒位西北也爲冰寒之凝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爲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瓜山潘氏曰園無端也息齋余氏曰乾爲寒者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

也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縉雲馮氏曰乾居西北卦氣爲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故爲寒爲冰臨川吳氏曰坎中陽爲赤乾純陽赤加大字以別於坎也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楊氏曰果實而不剝於陰爲木果如剝之碩果不食是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



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孔氏曰積陰而成爲地生萬物爲母廣生爲布善熟而成爲釜靜翕而不施爲吝嗇動闢而無疆爲均體順而生不窮故爲子母牛其載物也無方圓小大精粗無不具者大輿也地事文其質柔故爲文章則含之而已坤三耦故爲衆有爲而無終故爲柄地以黃爲中以黑爲正黑至陰之色也龔氏曰衆取其載物非一吝嗇取生物不轉移柄生物之本本義旬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進齋徐氏曰坤積陰於下故

爲地物資以生故爲母動闢而廣故爲布爲均虛而容物故爲釜靜翕而不施故爲吝嗇性順故爲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爲大輿坤畫耦故爲文偶畫多故爲衆有形可執故爲柄純陰故於色爲黑融堂錢氏曰吝嗇至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爲文正蒙曰坤爲文衆色也又曰物之生於地至雜而文柄者生物之權南軒張氏曰均者其勢均平而無偏陂者也臨川吳氏曰爲布旁有邊幅而中平廣也爲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坎惟一畫虛亦爲輿而不得爲大也爲柄謂在下而



承物于上也凡執持之物其本着地者柄也其於地也  
爲黑地之土色有五若坤之所象則爲地爲黑土也黑  
者極陰之色也息齋余氏曰王金自然之寶而釜皆出  
於金然受變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爲效法之坤歟布謂  
泉也又曰吝嗇者翁之守也均者闢之敷也柄也者勤  
於造事而不吝其功者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坤象稱  
輿本之剝上九爻稱衆本之晉六三爻餘皆所自取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粵爲大塗爲長子爲夬躁爲蒼筤  
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的顙其於

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孔氏曰玄黃取相雜而成蒼色粵取草木粵布而生大  
塗萬物之所生出夬躁取其剛動竹之初生其色蒼筤  
取其春生之美萑葦竹之類也善鳴取其雷聲之遠聞  
馬後足白爲馵取其動而見作足取其動而行健白顙  
爲的顙亦取其動而見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其究  
極也極於震動則爲健蕃鮮取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也龔氏曰陽動以起相薄而有聲爲雷屢遷而極變爲  
龍其色正青其體下剛而上柔故爲蒼筤竹爲萑葦玄



黃者天地之雜陰陽各止其所則辨動而交斯雜矣坤  
爲布言體震爲專言用子夏傳曰陽動而始華是也大  
塗帝與萬物之所出也長子則繼乾之事有傳正統之  
道善鳴起而求其類也鼻足後足左白也左陽位後陰  
位陰止而靜今從陽以動也作足以動爲事也的顛二  
陰猶在上也白陰也陰動雖在上不能爲大也反生華  
稻也死而反生有起之道其究爲健終爲乾也决躁有  
所决而躁也本義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張子曰陰  
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陰陽始交故

爲玄黃陽氣始施故爲專萬物畢出故爲大塗動故爲  
决躁氣始亨故於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馬鼻足爲作  
足陰在上故爲的顛的白也而顛在上也詩所謂白顛  
傳所謂的顛是也剛反動於下故於稼爲反生陽長必  
終於乾故其究爲健臨川吳氏曰爲玄黃乾坤始交而  
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爲玄得坤中畫爲黃  
孔疏謂玄黃雜而成蒼色也爲專字又作敷與華通花  
蒂下連而上分爲花出也爲大塗一奇動於內而二偶  
開通前無壅塞也爲决躁决者陽生於下而上進以决



陰躁者陽之動也爲蒼筤竹蒼深青也筤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爲萑葦萑荻葦蘆竹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鼻足爲作足爲的顙善鳴者陽在內爲聲上畫偶口開出聲也鼻足足骹白陽之色作足足超起陽之健皆言下畫之陽也的顙額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其於稼也爲反生稼諸穀之類反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勾向上陽在下也其究爲健中上二畫變則爲乾也爲蕃鮮蕃盛而鮮美謂春生之草也草下一根而葉 開於上也雙湖胡氏曰夫

子取震卦象稱雷本彖辭震驚百里稱長子本師六五爻互震體稱馬本屯卦諸爻餘皆自取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孔氏曰木可以輭曲直巽順之謂風取其在上搖木號令齊物如繩直木爲工繩直之類白風去塵爲潔白長風行之遠高風性高遠又木生而上風性前却爲進退不能果决敢斷亦進退之義臭風所發也亦風之遠聞



於人也風落樹之華葉如人之少髮額闊爲廣亦寡髮之義蹀人之眼其色多白蹀人之情多近於利木生蕃盛于市則三倍之宜利蹀卦風之勢極於蹀急也龔氏曰繩因形而直物工因時而制變白者無入而不受采長者風之行高者木之升陰內則退陽外則進以巽適事柔而已矣故爲不果無所不入故爲臭髮血之餘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則髮之達於上者寡陰小而陽大陽在上故爲廣額眼爲體而止目爲用而作離中二則是以精供明故爲目巽二在下明不正也故爲多白眼商

人執雞則知時而善動故爲近利市三倍巽陰而伏則若靜者其性善入則其伏必起故爲蹀卦本義荀九家有爲楊爲鸛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進齋徐氏曰巽入也物之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於色爲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爲臭髮陰也陽盛於上爲寡髮二陽在上爲廣額離爲目反離中爻於下故爲



多白眼陰得乎陽故爲近利市三倍或謂離日中爲市而巽近之故有此象震爲決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故其究爲躁卦融堂錢氏曰爲木者幹陽而根陰也爲長者風行也爲高者木性也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也節齋蔡氏曰爲進退不果者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也臨川吳氏曰臭者香羶腥焦朽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爲臭反以三隅則震一陽內主爲聲兌者巽之反體爲味艮者震之反體爲色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皆上陽

盛也以頭言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以顙言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以眼言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均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上下白多於黑也爲近利市三倍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於內也故一剛爲主於內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於內也故爲近利曰市三倍者猶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甚者也其究爲躁卦三畫皆變則爲震也震之三畫皆變則成巽巽之中上二畫變則成坤於震不變其



初畫之陽而但變其中上二畫故其究爲乾而不爲巽於巽先變其初畫之陰而盡變其初中上三畫故其究爲震而不爲坤蓋喜陰卦爲陽卦陽卦爲純陽卦而不欲陽卦爲陰卦陰卦爲純陰也雙湖胡氏曰夫子于巽卦取象稱木本之漸六四餘皆自取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青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孔氏曰爲水取北方之行溝瀆取水行無不通隱伏取水藏地中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輮弓者激矢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加憂取其憂險難爲心病憂險難也勞卦爲坎聽勞則耳痛也人之有血如地有水爲赤取血之色美脊取其陽在中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下首取其下流向下薄蹄取其迫地而行曳亦取其磨地而行爲輿取其表裏有陰力弱不能重載常憂災青爲通取水行有孔穴月水之精盜行潛竊堅多心剛在內也龔氏曰車之蓋撩爲月水者言流而不



積也其下爲輪以利轉言行險而不殆也素問曰西方  
生金在志爲憂北方生水在志爲恐以恐對憂則有力  
矣故爲加憂寒氣水之勝也大熱受邪心病生焉故爲  
心病恐則傷腎腎傷則耳痛薄蹄行不利也爲曳盈科  
而進也一陽在內而處則其載重二陰在下則其勢弱  
敗乃自取之也爲心病陽陷而不靈也爲耳痛陽塞而  
不通也溪谷如脉絡故爲血北方也一陽生故爲赤亟  
心陽欲亨也下首猶之爲豕薄蹄迫地而弱曳弱而遲  
非若風之速也本義旬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

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閻氏彥升曰坎一陽在內而  
明二陰在外而陷內明外陷故爲水溝瀆所以行水水  
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進齋徐氏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  
也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陽匿陰中故爲隱伏爲盜  
太玄以水爲盜陰陽家以玄武爲盜以其皆屬北方之  
坎也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輮弓輪矯者矯曲而  
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  
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車之下弓與輪皆矯輮  
之所成也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



實則爲病爲痛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頰下畫爲馬足坎  
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  
爲薄蹄爲曳柔在下不任重故於輿爲多肯坎維心亨  
故爲通剛在中故於木爲堅多心鄭氏正夫曰陽居中  
而無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起而  
不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爲隱伏火藏在心坎水勝  
之故爲心病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  
傷腎故爲耳痛氣爲陽運動常顯血爲陰流行常幽血  
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臨川王氏曰水之勢一

曲一直一方一圓皆順其勢之利而因其人之所導故  
爲矯輮臨川吳氏曰爲血卦離火在人身爲氣坎水在  
人身爲血也爲赤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也其  
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脊者外體之中  
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心亟急也前畫柔故  
首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蹄薄而不厚其於輿爲多肯者  
謂有險陷而多阻礙也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  
平地者易且安也沙隨程氏曰坎於馬爲曳者陷則失  
健也潘氏曰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也雙湖胡氏曰



系辭卷一  
夫子取坎卦象如輪本既濟爻如心本坎卦彖如血本  
需卦爻如馬本屯卦爻如輿本睽卦爻如盜本蒙賁等  
卦爻此外皆自取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  
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羸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  
孔氏曰爲火南方之行日火之精電之明火類甲冑剛  
在外戈兵剛在外以自捍懷陰氣爲大腹乾卦日所烜  
也鱉蟹羸蚌龜皆取剛在外科空也木既空中上必枯  
稿龔氏曰火緣物以爲體麗天而久照者日麗乎陰而

其光發散者雷也外剛而衛柔爲甲冑上銳而麗物爲  
戈兵背陽也腹陰也大腹者內陰而外陽也其性躁故  
爲乾卦皆外剛而內柔也柔之性靜故爲鱉剛之性躁  
故爲蟹羸則形銳而善麗蚌則內虛而含明龜則內明  
而顯幽本義荀九家有爲牝牛節齋蔡氏曰內暗外明  
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陰麗於陽則明  
故爲雷剛在外故爲甲冑爲戈兵中虛故於人爲大腹  
火熯燥故爲乾卦外剛內柔故爲鱉爲蟹爲羸爲蚌爲  
龜中虛故於木爲科上稿科空也木既中空上必枯稿



矣南軒張氏曰甲冑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腹陰而有容坤為腹離得坤中爻亦為腹張子曰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而燥也括蒼龔氏曰科上稿中虛而外乾也雙湖胡氏曰按張子謂附而燥是不以科為木科為水盈科之科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上之木乾燥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又按夫子取離卦象如日本離晉革豐彖辭如龜本頤損益似體此外皆所自取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闔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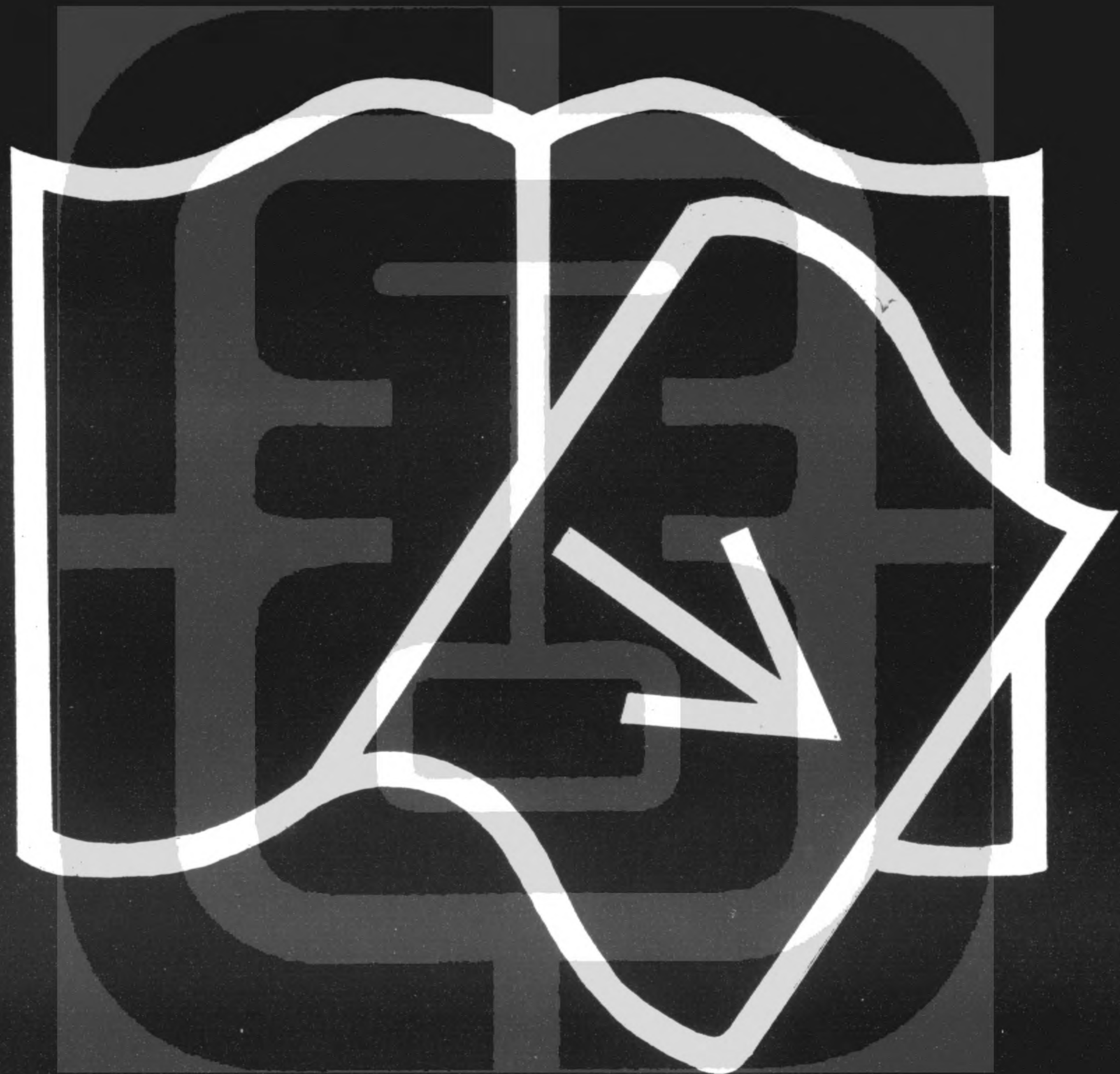
孔氏曰陰在下為止陽在上為高山也山雖高而有澗道為徑路也小石艮為山又為陽卦之小者有徑路又崇高為門闕木實為果草實為蓏出山谷中闔寺取其禁止人也指取其執指物狗鼠取其皆止人家黔喙之屬山居之獸堅勁多節山之所生本義荀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狐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為鼻朱子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亦如此說鄭氏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臨



川吳氏曰爲徑路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途也爲小石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土之中則象平地土中之大石也爲門闕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爲果蓏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爲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爲鼠爲黔喙之屬皆謂前剛也黔字當與鈐通以鐵持束物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剛在外也平菴項氏曰

震爲專爲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開封耿氏曰周官闈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爲阻於前而衛內之柔者也冷氏曰鳥善以喙止物者黔喙之屬也巽能曲直故爲木之全材坎陽內故堅多心艮陽上故堅多節離爲火於木生盛則藏於本生衰則顯於末故爲科上稿白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畜無行健之功徒有嚙噬之象雙湖





P229



胡氏曰艮爲山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其所也爲指  
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又按夫子取艮卦  
象如石本之豫互體之爻如鼠本之晉互體之爻如果  
本之剝上爻此外皆所自取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  
剛鹵爲妾爲羊

孔氏曰澤陰卦之小地類卑也巫口舌之官西方五事  
爲言口舌言語之具也西方主秋秋物成熟稟稗之屬  
則毀折稟蘇之屬則附決爲剛鹵水所停則鹹鹵也爲

錢氏曰爲毀折上柔象爲剛鹵水本柔也凝而鹵陽聚  
於下也息齋余氏曰陰在上皆有決義震陽動故躁兌  
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以達其怒也附決者始雖親  
而動不免於去也平菴項氏曰地之鹵非不潤也暫曠  
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不生物以其潤  
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上則甘而爲露露之凝爲霜  
其下則鹹而爲鹵鹵之凝也爲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  
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藏興  
焉此天地之仁也



池隨程氏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克其類則有所謂百  
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  
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有不與  
卦爻相符者如乾卦稱龍而不必在震坤屯稱馬而不  
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  
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於說卦而卦無之者如  
爲釜爲市爲羸爲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小壘  
謂之坎此見於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進齊  
徐氏曰易道無窮苟通其類可以盡利王弼所謂忘象  
後亦豈足以盡擬議之神哉

忘言固非說卦之意而荀九家又逐一附益以說卦之  
後亦豈足以盡擬議之神哉  
雲峯胡氏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本義以爲  
多有不可曉蓋有當解者有不必強解者其中有相對  
取象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也上文乾爲馬此則爲  
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德老取其知瘠取其骨駁  
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坤爲牛此則爲子母牛取其  
生生有繼兼取其順也乾爲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爲大  
輿載於下而方震爲夬躁躁巽爲進退爲不果剛柔之性



也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爲大腹艮爲闔寺爲指陽之止也兌爲巫爲口舌陰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爲大塗反而艮則爲徑路大塗陽闢乎陰無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闢也巽爲長爲高反而兌則爲毀拆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拆者陰之上窮也有相因取象者乾爲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馬爲善鳴馬足作足的顛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

之陽故於馬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善鳴似乾馬之良美脊似乾馬之瘠也作足者陽下而強薄蹄者陰下而弱也坤爲大輿坎爲輿爲多眚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無力也巽爲木幹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於木爲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於木爲科上稿震爲專乾爲木果震之一陽花之敷乾之三陽果之結乾爲木果艮爲果蓏木果陽在上果蓏陽上而陰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



門闕因而爲闔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而互見者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園以見坤之爲方吝畜者陰之翕也以見陽之闢均者地之平也以見天之高爲文者物生於地雜而可見也知其始于天者不可見矣爲柄者有形之可執也乾之氣不可執矣離爲乾卦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巽爲臭以見震之爲聲巽離兌三女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姊爲娣於陰之少者卑之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觸類而通矣

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他可以

觸類而通矣



易取象於物

朱子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  
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  
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  
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  
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  
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  
乾之六龍則或疑其爲馬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  
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



卦變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之幸而偶合其說鑿  
矣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附會穿鑿而  
非有自然之勢惟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  
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資於人事之訓戒  
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  
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  
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  
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則其所以  
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云云云云云

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  
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切論之以爲  
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  
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  
意使足以爲訓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  
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  
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坤兌不言方

楊繪曰以方隅而位八卦者說卦之文也乾曰西北之卦也坎曰北方之卦也艮曰東北之卦也震曰東方也巽曰東南也離曰南方之卦也唯兌與坤不言其方噫聖人之旨微哉夫陽者君子之道也陰者小人之道也陽主乎生者也陰主乎死者也陽生於子而云帝出乎震何也帝者造化之真宰不可得而名之者也雖不可得而名之而生萬物之功顯於春故強而名之曰帝出乎震及釋其義則曰萬物出乎震而已矣齊乎巽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



明也萬物皆相見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柰  
何離明方盛而殺物之陰已生其一耶小人之道長於此  
矣作易者戒於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由辨之不早辯也陰之所  
以能消乎陽者由不防之於微而制之於著也小人之所  
以能勝乎君子者由不虞之以漸而制之於壯也坤者二  
陰三陰之位也兌者四陰之位也陰氣之微而漸著故聖  
人特於坤兌不言其方所以戒陰於無形也如臨卦之彖  
曰剛浸而長至于遯之彖曰浸而長也而不言柔者其義  
同也至于五陰六陰乾之位也辯之不早凝盛乃動故上  
六曰龍戰于野文言曰謂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說卦  
曰戰乎乾又曰言陰陽相薄也意不防於微而至於著不  
虞於漸而至於壯凡如此者聖人之旨微哉乾能薄陰而  
後一陽生於坎故謂之勞乎坎也艮位于丑寅之間得非  
萬物之終始乎



揲著

熊明來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  
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此蓋舉一變以見十八變之例揲  
者以五十著虛一不用象太極四十九著兩手平分象兩  
儀置右手所分一半就取其一著掛于左手小指間所謂  
象三手以所分四揲之所謂象四時先揲左手所分求其  
奇餘者扚於左手無名指間所謂歸奇於扚以象閏次揲  
右手所分取其奇餘者扚於左手中指間所謂象五歲再



閏初揲之扞通計二指不五則九以一卦言之此十八變  
中之一變以一變言之此三揲中之第一揲也又置第一  
揲所得之筭再以餘著如前法掛扞而揲之第二第三揲  
之扞通計三指不四則八八九爲多四五爲少三少爲老  
陽三多爲老陰兩多一少爲少陽兩少一多爲少陰蓋大  
衍全數五十卽河圖中宮以五乘十之數河圖四面太陽  
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大陰居  
四而連六此陰陽老少之策所由分也河圖之數十布揲  
之奇餘則有一有二有三有四所得之策數則有六有七

有八有九獨不及五與十者大衍之數五十也布揲之時  
見左手所餘多少卽知右手之數第一揲左手餘數或一  
或二或三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五若左手餘四則  
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九第三揲收取第一揲之餘著  
或四十四著或四十著再分爲二掛扞如前法左手餘數  
或一或二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四若左手餘數或  
三或四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八第三揲又取第二  
揲餘著或四十著或三十六著或三十二著再分三掛扞  
亦如前法左手餘數得一與二卽成四得三與四卽成八



此不待終筭而知所以潛虛揲左虛右揲右虛左然潛虛分陰陽客主只揲一半而大衍之揲必須左右手皆揲以見全體也所謂揲著者非是看掛拗過數目正是看餘下數目掛拗過一十三著名爲三少餘下三十六著以四筭之爲四九老陽得九數何也四象中太陽居一而九者一之餘數掛拗過二十五著名爲三多餘下二十四著以四筭之爲四六老陰得六數何也四象中太陰居四而六者四之餘數掛拗過二十一著名爲兩多一少餘下二十八著以四筭之爲四七少陽得七數何也四象中少陽居三而

七者三之餘數掛拗過一十七著名爲兩少一多餘下三十二著以四筭之爲四八少陰得八數何也四象中少陰居二而八者二之餘數三變既定而一畫成十有八變而一卦成三變之間爲老陽十二爲老陰四爲少陽二十爲少陰二十八世儒不通再拗後掛之義或謂第二第三揲不必掛一不知第一揲若非掛一已無從得九第二第三揲若不揲一則老陽少陰各該二十七路少陽九路老陰僅一路矣再拗後掛者言初揲雖已再拗而後揲亦須掛一也至如六爻占法求之左氏國語自有成說六爻皆不



變則以本卦彖辭爲占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如孔成子筮立衛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其貞風其悔山凡卦六爻全不變者用此例一爻變則專用所變爻爲占如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只看初九一爻蔡墨論乾之同人只看九二一爻晉侯納王遇大有之睽只看九三一爻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只看六四一爻南蒯之筮遇坤之比只看六五一爻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只看上九一爻凡卦一爻變者用此例三爻變者以本卦爲貞支卦爲悔如國語重耳筮尚得晉國遇貞

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爻變也初與五皆老陽用九變四爻老陰用六變二三與上爻不變在屯豫卦皆爲少爻故曰皆八朱文公所謂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是也五爻皆變則專以不變爻爲占如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元凱以爲連山首艮之易非也按艮卦變隨惟第二爻不動三與上爻皆老陽用九變初爻四五爻皆老陰用六變惟第二爻少陰不變故所占只在艮之八朱文公所謂四二五一二分一專是也若六爻皆變則以乾坤二用爲例如蔡墨對魏獻子所謂乾之坤卽六爻全變之例



此占法之大畧或問左傳國語所載左傳於穆姜之筮既曰艮之八國語晉重耳之筮亦曰屯之八又曰貞屯悔豫皆八七八皆不變爻何以罕言七而專言八曰七七著數也八八卦數也三卦之餘得少陰爻最易惟其揲者多得八故經傳亦多舉八以紀占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中分之得五千七百六十老陽爻六千九百一十二饒一千一百五十二策老陰爻四千六百有八之一千一百五十二策故大衍初揲一扚二扚三者少扚四者多少者凡三多者凡一已是饒陽減陰故老陽十二路少陽

二十路少陰二十八路而老陰只四路若揲法少差則其遇愈艱然老陰之路雖最少而卦中未嘗無爻爻以揲著之法周密如此古人猶有筮短龜長之嘆况今俗下占卦以錢代著所謂重爻單拆之畫老陰老陽以三純而變少陽二陰中取一陽少陰二陽中取一陰欲一擲而了十八變之事不過約揲法而用之至於世應之法八純以上爻自初至五各從其世惟上爻獨不變反取第四爻變之名爲遊魂又舉內卦三爻同爲一變名爲歸魂亦以先天卦位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參錯爲六十四卦竊取夫參伍錯



綜之義然上爻不變虛而不備以錢寓筮老少均取茲見其短矣古之爲筮者猶曰不如龜之長今學者鮮布揲不見揲著中作用處僅賴俗占以詔凡愚故集先儒緒言作揲著說

### 卜筮說

自易作而卜筮者宗焉周禮有筮人大卜掌三易之法洪範亦有稽疑春秋列國諸侯大夫皆用筮占其辭班班可睹矣漢文帝自代邸入承大統命卜之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太史公曰代王之入任於卜者良有以也迺後世行之有驗有不驗何也古人宗其道於聖人後人委其事於日者古人心與易契故隨叩輒應後人心與易違而乞靈一擲去之懸矣夫縈靜精微易教也潔靜者無極也精微者太極也神理無乎不在而朕兆時顯于策



數墨食故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  
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  
必先龜筮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  
占吉凶後乃有之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  
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養  
其親慈父以畜其子病或以愈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  
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有德者也今人不能齋心被  
志飭躬勵行顛倒利欲無所顧忌至社丘則歛衽過之言  
動擬議舉不合易露著而得繇辭則敬而藏之甚至兆或

不祥則以爲不足憑也而恣轉甚其卜人者又多言誇嚴  
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  
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爲世賤簡神其吐  
之矣直其不我告猶也昔者舜禪禹禹曰枚卜功臣惟吉  
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之元龜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文王出獵卜曰所獲  
非龍非虵非虎非羆霸王之師果遇太公於渭陽泰誓曰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  
龜紹天明卽命曰我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



蠹之數聖人者是皆心涵太極默契河神故靈貺之應提  
於桴鼓苟非其人則穆姜得比之隨卦非不吉也而元亨  
利貞穆姜不足以當之故自知其必死于辱南蒯得坤之  
比爻非不善也而黃裳元吉南蒯不足以當之故君子知  
其不免於咎善乎橫渠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斯言盡之矣余因先儒論卦筮祥於陰陽吉凶故欲其反  
之人事也而以臆說終之

十三經繹篇卷之二

新會梁斗輝忠璇父著

檇李郭紹儀汾仲父

井研雷起龍于田父

麻城劉孔源事可父全較

書總論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標典謨爲經首以欽明文思安安允  
恭克讓爲德元以安止幾康爲心要以危微精一爲學的  
以欽天若采府脩事和知人安民爲治統二帝之道炳如



日星爲世儀矩而極四代之故以著變敬明若淑者昌從  
逆逸豫者亡若夏后氏之祗台告功殷王之丕顯造邦周  
王之集命武城他諸元聖碩哲之謨訓範告具在敘唐虞  
之道宏以奧敘夏商直以簡敘周致嚴又間有微辭所謂  
芟夷繁亂剪裁浮辭舉弘綱撮要刪明治亂之統者也傷  
周轍之旣東而深有望於魯故錄費誓嘆王風之不競而  
懼其入于秦故錄秦誓意念深矣百篇中皆以恢闔至道  
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行七十子之徒能  
道其意孔子之孫伋年十四與宋大夫樂朔言書朔曰尚

書虞夏四篇善也下此以迄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  
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堯舜周公更時  
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  
乃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  
成義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  
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  
悅而退曰孺子辱我遂囚子思凌夷戰國延及秦灰孔惠  
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書於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二十九篇存孝惠除挾書律文帝求能爲尚書



者天下無有時伏生年九十餘旄矣召不能行於是命掌  
故晁錯往從之受書乃使其女子口授錯後歐陽生大小

夏侯實傳伏生書歐陽生名伯和千乘人受伏生尚書後又有歐陽歛事更始為原武令世祖時

入為司徒歐陽氏八世為博士東平夏侯勝及兄子建初

夏侯都慰事伏生受尚書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勝是為大

夏侯勝傳建歐陽之立也自孝武夏之立也自孝宣武帝

為小夏侯時御史倪寬見帝語經學帝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

弗好也及聞寬說說可觀乃從問尚書一篇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

宮而得孔氏先世所藏書於屋壁有逸禮逸書及論語孝

經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皆蝌蚪文字王

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壞宅悉以書還孔

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諫議大夫孔安國以所

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

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

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

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糜滅弗復可

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

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



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  
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  
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後安國以古文  
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建武初茂陵  
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愛寶之雖遭艱困常  
抱以自隨及東歸出示東海衛宏鄭興等太息曰林流離  
兵亂常恐斯經將遂滅絕何意復傳是道竟不墜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賈逵作訓馬  
融作傳鄭玄作註解逵父徽實受書塗惲逵傳父業雖曰

遠有源流然安國書不列學官自嘆迄西晉惟祖歐陽氏  
安國訓解晚出卽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  
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  
不同者尤多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  
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  
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  
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僞書也然則謂馬  
鄭所解非真古文誠有據矣及皇甫謐始得古文尚書於  
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徃徃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



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頤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  
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  
獻之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天寶巢倚費魁顧彪  
劉焯劉炫等而二劉最爲詳雅然焯乃熾綜經文穿鑿孔  
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鼓  
怒浪於平流震驚颺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  
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剛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  
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端  
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學者若爲領袖此炫亦未爲得

也唐正義作于孔穎達輩宗孔氏古文銓敘詳審有功經  
術焉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于鑿蘇軾傷  
于畧呂祖謙傷于巧林之奇傷于煩乃以屬九峰蔡氏明  
二帝三王之統於一心欲使後世人主因心體道緣道致  
治千百年大經大法盡發其蘊奧我

太祖高皇帝洪範有註

洪武二十年御註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

書傳

有選

洪武二十三年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臨安錢宰等脩纂書傳凡蔡氏傳得者存

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論七政則主右旋論

洪範則責君身蓋曰蔡傳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



象甚爲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  
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  
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  
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  
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  
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  
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  
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大哉王言  
迥出千古矣

英宗朝輔臣李賢論

東宮講學當先尚書

上曰書經

有難讀者賢對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諸篇明白易曉  
可先講讀今

上臨御初年常揭書經序於座右

睿覽一宗尚書蓋取其道政事非徒供佔俾也其所以登  
三咸五有光孔壁之藏也豈偶然耶



古文今文

蔡九峰謂今文多艱澁古文反平易或以爲今文自伏生  
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  
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  
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  
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訂于蝌蚪古書錯亂糜滅  
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  
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  
朱子亦疑安國書是假書謂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晉宋間



文字况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又  
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  
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皆無  
有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  
曰文王敬忌一人以懌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由觀寧  
王以庶言同則亡懌字其乖悖有如此者安可必書無缺  
文乎安可謂所引者之皆謬乎 國朝崔銑則以今文委  
情鉅典後人不能摹也古文諄誨複戒後可做依爲之故  
孔子刪書百篇今存者伏生五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

出之書傳疑可也要之古今文高厚與鉅各自有真善學

者當深思而自得之矣

按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

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  
今尚存今嚴不得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  
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生流涕鏞瀝短刀何足  
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其書乃始流傳  
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傳人誦之書皆放逸  
而徐福區區抱綸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  
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新編

卷之三

